

全力筑牢文物安全“防火墙”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防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防火应急演练。文冰摄

“报告,寺庙南侧草坪因游客吸烟引发火灾。”

“立即报警,并启动消防应急预案!”

“是!”

一名工作人员很快拿着灭火器赶到起火地点,开始扑救。随后,不断有工作人员拿着灭火器、消防水管等各种灭火设备赶到起火点,投入扑救工作。几分钟后,接到火警的消防车呼啸着赶到现场……10月17日,一场消防应急演练在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举行,一场火灾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扑灭在萌芽状态。这场应急演练,是承德全力筑牢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安全“防火墙”的一个缩影。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风

险单位、重点消防单位。“避暑山庄山区总面积443.5万平方米,占整个山庄面积的4/5,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整个山区植被茂密,分别由地落落叶、杂草、灌木、乔木等构成了四层比较浓密的植被空间,古树及古建筑基址遍布其间。部分区域人员很难进入。”承德市文物局局长郎俊山告诉记者,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古建筑面积庞大,均以木材为主要材料,火灾荷载极高。而且由于承德地处燕山腹地,夏季雨量充沛,植物生长茂盛,春秋两季节节干燥,火险等级极高。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均依山而建,加之地下不同程度存有金、铁等矿藏,因此极易遭受雷电侵害。同时,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既位于承德市老城区,又地处城乡结合地带,周围环境给山庄及寺庙也带来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

“一听到消防车的声音我就紧张,每次都要给他们打电话问,车到底是不是往山庄去的。”承德市副市长贾玉英对记者说。日前,承德市文物局2300名职工中有1500多名职工从事文物安保相关岗位,其中有720多人从事专门安保工作。每年冬防期间,全景区共设325个防火点,仅避暑山庄管理处就有500多人在一线防火,对避暑山庄山区全面布控,全天值守。

2010年,国家决定在“十二五”期间,投资6个亿实施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含9项安防工程、9项消防工程、10项本体防雷工程,资金预算总额1.48亿元。

“我们还利用自筹资金,计划

在4年到5年内对山庄内所有林区进行清灌,今年我们共投入了近500万元,完成了400万平方米左右的清灌工作。”承德市文物局副局长相阳告诉记者,由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地面腐殖层较厚,为森林防火带来极大隐患。特别是近两年林区降水降雪偏少,草木干枯,火灾风险等级居高不下。为此,承德市文物局痛下决心,大力筹措资金,在山庄林区内进行包括灌木清割、树木1.5米下侧枝清伐、落叶腐质物清接等彻底的清灌工作。

“1969年,普佑寺因雷击发生火灾,导致法轮殿及其配殿被毁,大批珍贵经书在这次火灾中付之一炬。这可以说给了我们血的教训。”谈起那次火灾,普佑寺僧人义务消防队队长顾巴图无限惋惜地告诉记者。

普佑寺是普宁寺的扎仓,也就是经学院,为了彻底杜绝火灾隐患,普宁寺于1987年成立了僧人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逐日排查火灾隐患,严防火情发生。顾巴图告诉记者,僧人义务消防队共有50名喇嘛,负责巡查各个殿堂和僧房,一旦发生火情,两三分钟就可赶到现场。

在注重人防工作的同时,承德市文物局非常重视物防设施与设施的投入。近年来共投入3000余万元,主要用于文物安全消防设施的购置与更新。2010年,在避暑山庄建立12个激光夜视摄像

监控设备,打消防井8眼,配备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2143具,消防栓140个,机动消防泵28台,风力灭火机20台,灭火车13辆,各类报警器425个,分别在144棵古松、164处古建筑上安装了避雷针,各类巡查人员配备无线对讲机200余部。

据郎俊山介绍,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3座寺庙的安防工程于今年10月底前完工,并争取立即投入使用,其他各项安防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避暑山庄山庄区消防工程、避暑山庄博物馆消防工程、避暑山庄湖区安防工程也将于明年完工。各项防雷项目将于今年10月下旬开标,明年全面开工建设。“这些工程的实施,将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文物安全科技防范水平实现整体飞跃,形成了自上而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消防安全体系。”他说。

针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带来的安全隐患,承德市也下大力气,投入巨资,先后组织了山左东路区域、山左西路区域、碧峰门外区域、山庄外迎水坝区域和外八庙区域5次大规模的拆迁工程。2010年3月至6月,一次性整体搬迁外庙周围5个行政村和5个社区,共6081户2.06万人,拆迁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投入拆迁安置资金46亿元。“这5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

累计拆走文物周边的单位70多个,居民8600余户2.3万人,拆除各类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郎俊山说,通过这几次大规模的

拆迁,彻底改变了景区周边环境,再现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历史风貌,极为有效地消除了景区周边文物安全隐患。

记者手记

把文物安全作为文物工作的生命线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我国共有4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而且文物犯罪、火灾、自然灾害等也不断威胁着文物的安全。尤其是以木质结构为主体的各类古建筑,安全工作更为重要。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级别高,风险等级也高。承德市始终将文物安全工作置于文物工作的首位,将文物安全工作作为文物工作的生命线,作为全市文物保护、文博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来抓,努力提升人防、技防和物防水平,使文物安全保卫工作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确保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这一世界珍贵文化遗产的安全。

不仅仅是文物系统,承德市

还积极协调社会各界共同联动,形成文物安全群防群治的生动局面。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面积庞大,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宫(庙)墙沿线与居(村)民区、单位、学校、部队相邻达十几公里,仅仅依靠文物部门,很难做好文物安全工作,坚持与景区周边街道、居委会、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开展联合防治活动,形成了以政府统一领导、以业务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提高了本单位、景区周边有关人员的文物安全意识和自我管控能力,加强了景区周边的安全系数,初步构建了内外有效结合的文物安消防工作网络。

因此,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安全及消防工作,不仅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全国文物安全工作树立了一个标杆。

“海底捞月叶成龙对金头虎贾明说……”出租车广播里传出的评书声,随着信号的不稳定突然嘶嘶啦啦了起来。“唉,我昨天这段就没听完,客人说要睡觉我只能关了,今儿这个破广播信号又不好!”出租车师傅开始抱怨起来。据师傅介绍,许多北京的出租司机都常年锁着一个廊坊的电台,这个电台在一天中滚动播放各种评书,由于不是本地电台,信号接收很成问题,听个半截是常有的事。

回想几十年前,那时候中小学还没有“小饭桌”的概念,放学了,几个孩子三三两两地在胡同里狂奔,不是调皮捣蛋,而是希望奔回家能听上话匣子里的一段故事。当然其实不跑也不会错过什么,因为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传出的都是同一段故事,一路走也就一路听了。从工厂、机关再到学校,那个年代只要是电视的地方,评书总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曲艺形式。若当年也有收听率这个概念,评书一定会让今天诸多的娱乐节目汗颜。然而在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元的当下,还有多少人在听评书?如今我们又去哪里听评书?

“火”了大师 “冷”了评书

事实上,越是接近评书这个并不大的圈子,就越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大师们的“火”和评书艺术的“冷”。

田连元是“开启电视评书时代”的大家,他表示,之前评书传播的媒体主要是广播,再之前则是茶馆里的表演。“传统评书的信息容量很大,讲述一部书的内容很少在一天内完成,评书的连续性使得评书艺术的展示方式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如同当下人们‘追剧’一般,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

与同时,评书的从业者也越来越怀念书馆的形式。连丽如便是其中之一:“拿我们演员来说,电视录一段17分钟,累了我就坐下歇会儿,说错了可以接;广播,词背不下来可以照着念。书馆不允许,要满丹田气一口气说下来,一个半小时没有喘气的工夫。您还没听我说《三国》呢!《三国》里的诗词歌赋,连背带讲都得会。你在底下背不熟一千遍,上台都不敢张口。再一个,和观众的交流,观众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演员可以随时用语言来调动他们的情绪,这在电视、广播里是做不到的。作为观众,他可以感受现场的气氛,跟在现场看足球一样,这在电视、广播中也是体会不到的。我很留恋和观众融为一体这种感觉。”

然而,这种火热埋下的隐患在20年后才凸显出来:“事实上,祸根就埋在20年前,当评书最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衰落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曾因《秘密列车》、《虎门销烟》等红遍全国的田战直言不讳。同样,评书大师连丽如也认为,广播、电视等新兴传媒的介入,极大地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害”了评书这门艺术。传媒对于评书的肆意阉割和分段,使得评书越来越多地被随意安排在各个晚会的“边角地”里,评书的没落便也从这个不被尊重的环境里肇始。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评书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著名评书大师单田芳认为,这与评书的形式和特点有关:“一个人、一张嘴,没有别的东西,形式非常单调。不像明星在台上唱一首歌,需要有灯光、服装、伴奏,看起来那么热闹。”单田芳认为,表现形式相对单调的评书,已经很难博得当代电视观众的喜欢。

“其实书馆中的书更真实也更接近评书本来的状态。”老舍茶馆的副总经理杨开玮告诉记者,茶馆的氛围,有利于演员和观众进行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观众根据演员的面部表情和身段表演,能够清晰地看到鲜活的人物形象。

- 在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元的当下,还有多少人在听评书?如今我们又去哪里听评书?
- 越是接近评书这个并不大的圈子,就越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大师们的“火”和评书艺术的“冷”。
- 虽然评书已经悄然复兴于茶馆,然而收徒难、授艺难却成为了困扰老一辈评书人的又一问题。

到哪里寻找你, 我们曾经钟爱的评书?

本报记者 胡克非



七十高龄的连丽如,仍坚持登台献艺,培养新人。(资料图)



评书在茶馆里悄然复兴。(资料图)

如今,这种老年间的书馆氛围又回来了,而时代的烙印,则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在说书人和他们说的书里。王玥波常年在北京的几个书馆说书,在他看来,如今说书至少要做到一次一个小故事,或每一次有一个前后呼应。“不然没听过之前那场的观众就接不上,或者一个扣子你埋太久,大家就觉得你不厚道也就不来了。”

为了留住听众,王玥波和他的同仁们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三国》里的一小片段:“刘备一听,干吗,拿言语试探我?我说:现在国家形势是这样的,曹操肯定想:怎么着,这是憋着要造反啊,要插雉鸡翎呀?不打算跟我这儿干了,要在微博上登消息!”每每说到这里,场下观众都会哄堂大笑,这样的小俏皮需要王玥波一直关注社会动态并且认真消化,以达到现场调节观众气氛和演出节奏的效果,这和从前说书先生自顾自讲故事的表演方式也已经大相径庭了。

评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书馆给说书人免去了场租,算是解决了评书面临的一部分现实问题。连丽如先生及其弟子王玥波等人,每周都在几个书场循环说书。虽然评书现在的景况,已经有所好转,但是王玥波依然认为,有关方面对评书的支持力度无法与京剧、昆曲相媲美:“每年政府拨给我们15万元,但对添置录音设备以及培养学员来说,这笔钱远远不够。”王玥波曾经去过一次王力宏的音乐会,全场好几个人一起合唱,门票亦是一票难求,“同是姓王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王玥波笑着自嘲。

王玥波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书馆的门票每张卖30元,每场有100多名观众,整场收入3000元多一点,前后台十几名演职人员分了之

后,也就没多少了。“有时候辛辛苦苦说一场,挣的钱还不够打车的路费呢!”王玥波无奈地笑了,虽然目前书馆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他从没想过放弃:“我喜欢评书,这些困难我都考虑到了。我办书馆的目的不是怀旧,而是让评书艺术更有活力,让更多年轻人来学,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这门艺术不光大红大紫,也不可能恢复成当年的红火样子,假如有一天真的没人来了,也就算它寿终正寝了。”

连丽如的几个徒弟现在都跟着她一起活跃在书馆里。王玥波说,干娘连丽如以前是不收徒弟的,现如今也开始亲自带徒弟,就是希望这门艺术能传承下去,至于说赚大钱买豪车别墅,王玥波晃着他的大脑袋直摇头:“我还是吃我的炸酱面吧。”

在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普遍需要振兴和鼓励的今天,除了演员在专业领域的苦心钻研、精益求精外,最主要的是依靠所有观众的理解和支持。王玥波认为,随着书馆的恢复,来书馆听书这一文化娱乐形式会逐渐被现代人接受,传统书馆和评书艺术将会发扬光大。

青黄不接,还有谁在学评书?

虽然评书已经悄然复兴于茶馆,然而收徒难、授艺难却成为了困扰老一辈评书人的又一问题。单田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现在有37个徒弟,但是真正专业从事评书的一个都没有。作为师父我能责怪他们么?他们做自己的事,都很出色。再说得实在一点,就真是干了评

书,专业搞这个,以后去哪?电视?电台?拿什么养活自己?”单田芳认为评书演员的培养成本很高,除了要求嗓子好、肯吃苦以外,还要有较高的悟性和学习能力,即便是这些天赋都满足了,学完评书后的出路和保障问题如何解决,还不得而知,这也成为评书传承中最大的一个瓶颈。

准“80后”青年评书演员王玥波是评书界近年来涌现的新秀,作为连丽如的义子,他曾经天天跟在连先生身边学艺,他自己也表示:“能像我这样的天天跟着师傅的徒弟太少了,师傅很忙,徒弟也有本职工作,很多耳濡目染的东西是没办法传授的。”

“培养一个评书演员太难了,从他能知道故事,到能上台演出,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王玥波接受记者采访时,正是在文化馆演出的后台,白粗布汗衫、宽大的身躯,扇子和醒木就放在身旁的木凳上,时不时地他还要拿起聊斋原文,紧张地准备一会儿的节目。“为什么大家都说相声了?三三两两学几个月就能登台,而评书不行?这是因为评书的故事需要合理性而不是无厘头,同是包袱,评书的包袱更严谨更缜密。相声里的故事可以没凭没据,但评书就不行,你随便一句话放在哪里,都要有前因后果,即便是荒腔走板也要合情合理。”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曲艺系教授王俊明也认为评书是曲艺中最难掌握的形式之一,可谓“行业百种,唯有评书难学”。学评书,要求有超常的记忆力、很强的表演能力、较好的文化底蕴以及身段、形象。不但自身要有一定天赋,还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这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另外,培养周期也让评书的继承者越来越少。

连丽如是最后一拨书馆教出来的孩子,她希望北京能有20个书馆、三四十人说书:“我们这代人终究要老,要告别舞台。年轻人爱说书的有,坯子也好,聪明,口齿伶俐,又有文化,关键是没有锻练的机会,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算个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都很好的人,又特别用功,可我觉得我现在才算真正会说书。这门艺术太活,太不容易掌握了,是地地道道的口头文学艺术。青年演员要提高,只有到书馆锻练。还有些演员怎么较劲、怎么开脸什么都懂,但就是爱胡说八道,为了挣钱,不走正道,把书给说坏了。评书是育人的,里面有很多知识和人情事理,你胡说八道不是糟践自个儿、糟践艺术吗?”

王玥波也认为,一个评书演员除了说的书本身以外,还需有丰富的知识和广阔的眼界:“在如今这样信息化的时代里,评书里也需要加入一些流行元素。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知道如何融入你的书里,就很难获得观众的肯定。但这些都都不是朝一夕可以学到的,需要不断的推敲和一次次的舞台磨合。”

曾经在电视市场上辉煌一时的田连元,如今已经退休在家。说起收徒弟的事情,田连元表示,迄今为止,自己只在早些年前收过3名徒弟,15年后才又收了另外两名徒弟,但过人的遗憾是,后来这些徒弟都改了行。“学评书干嘛?付出最多,回报却甚少!别学了!”田连元笑着调侃道,每次有人找到他要拜他为师傅,他就抛出这些话“吓唬”对方。在田连元看来,很多想学评书的年轻人,并非是为了传承艺术而是为了出名得利。这样的想法让田连元有些伤感:“如果争名得利趁早就别学评书了,评书艺术是民间流传的最朴实无华的东西,它很难让人一夜成名,更不可能一夜暴富。虽是‘中国好声音’却没有谁来赞助。”